



寄
 小
 乙
 大
 題

寄塵短篇
小說

第二集

寄塵短篇小說目次

電話因緣

洞庭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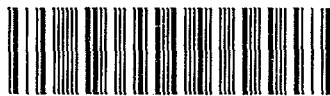
萬里哀鴻

羅霄女俠傳

華胥國游記

寄塵短篇小說 第二集 目次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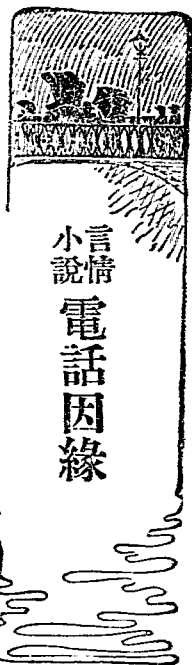
3 0528 3500 0

寄塵短篇小說 第二集 目次

857.63

220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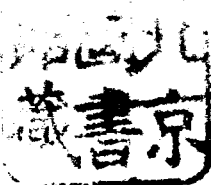


小園數弓。雙扉。晝閉。晝樓一角。虛窻洞開。憑窻而眺。三五里樓臺樹木。歷歷在目。此地何處。上海某某路某姓之住宅也。時則夕陽上樓。玻璃窻皆作紅色。樓中有少年倚窻徘徊。若有所思者。忽樓上有叮叮之聲。入其耳鼓。則壁間電話之鈴自鳴不已。仿若告少年曰。有佳消息。爲汝傳來也。

寄塵短篇小說 第二集

一

A213723



少年急握其機而問曰汝何人汝尋何人答曰君非陳惜霞乎我趙文琴也少年辨其聲爲女子聲則答曰然我陳惜霞也久矣未通音問矣

（文琴）君何久未枉顧君遷居又何以不使我知余每思君輒欲一通音問然不知喬遷何所無從通問但日盼君信之來何亦魚沈雁杳君何薄情之甚也

（惜霞）久未過訪罪甚罪甚君須諒我我未嘗一日忘君也（文琴）然則何不枉顧

~~~~~  
(惜霞)遷居未久諸事紛亂又以地址偏僻處城之西偏苟欲外出必須一日之功夫老父督責甚嚴往來不能自由耳  
(文琴)今日汝父在家乎吾等可縱談乎吾不知費幾許心計問幾許熟人始探得君家電話之號碼故欲借此一敘契闊吾等可縱談乎

乎  
(惜霞)儘可縱談無礙也吾不知君仍住原地乎亦曾遷居乎

(文琴)未也……吾亦欲知君之住址

(惜霞) 明後日我當訪君。然思君念切。度日如年。今日爲他事所纏。不得遠出。君能命駕至某某蕃菜館第幾號一圖良晤乎。

(文琴) 甚善甚善。吾卽命駕矣。君幸毋失約。幸毋失約。

(惜霞) 吾當于晚間九時至彼處。君能如期而至乎。久之不得回音。蓋電話線已斷矣。

惜霞棄其手中電話之機。彷徨若有所失。伏案默思良久。取懷中金表視之。已七點半。遂振衣而出。驅車經某某某路。

而止于某蕃菜館之第幾號時燈火初上游客之來者猶未  
多也

須臾有嫋嫋亭亭之好女郎扶婢而至婢止于門外欲進而  
不即進以其口附于女郎之耳而語其語極細不可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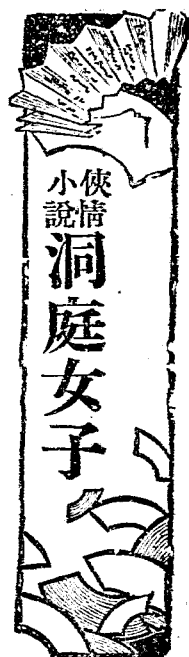
少年（即前自稱惜霞者）乃起而迎之曰得非尋陳惜霞  
乎彼已待之久適被他友約去片刻即返吾惜霞之友名月  
如者也……何妨少坐待之

女郎入室與少年殷勤久之而所謂陳惜霞者猶未來乃先

命傳餐餐畢猶未來女郎不能待乃先命駕返而中心懊喪竊怪惜霞之失約轉念間又爲惜霞諒焉

閱數日惜霞至文琴處驚問前事惜霞並未嘗知始悟前日之電話乃被司其事者錯接其線某少年乃將錯就錯而冒充爲陳惜霞以圖與玉人一把晤也

閱者欲知文琴惜霞爲何如人乎文琴爲名妓惜霞則其情人也某少年屢欲見文琴而不得茲乃冒充惜霞得一親芳澤竊自以爲大幸而以其事語人聞者稱爲電話因緣云



一○日○薄○暮○夕○陽○將○下○未○下○洞○庭○湖○畔○落○葉○蕭○蕭○寒○鴉○歸○林○漁○  
歌○唱○晚○漸○而○日○落○暮○色○蒼○然○遠○水○連○天○羣○動○漸○息○時○有○孤○舟○  
來○泊○蘆○花○深○處○是○蓋○欲○泊○埠○而○不○及○者○舟○小○類○漁○艇○帆○篷○剝○  
落○舟○中○一○翁○一○媪○一○女○子○女○子○年○約○十○六○七○丰○姿○翩○翩○雖○爲○  
漁○家○女○亂○頭○粗○服○不○能○掩○其○秀○媚○翁○媪○料○理○晚○餐○畢○呼○曰○阿○

琴飯熟矣。何猶未上燈。阿琴曰。月色正好也。

阿琴且言。且上燈。燈盞瓦爲之。滿盛菜油。阿琴劃火柴。屢爲風所滅。一若秋風不欲燈光。爭此明月也者。須臾風稍定。燈始燃。而隔船忽有少年女子躍過入篷。大呼拔刀斫案。翁媼急曰。汝何人。得毋盜乎。阿琴急搖手。且謂女子曰。姊毋怪阿母。妄言姊毋怪。盜爲展顏一笑。曰。汝好女子。汝好女子。言和而溫。似不類爲盜者。方猜疑不決。而盜已揮刀殺翁媼矣。阿琴至此。魂飛魄落。俯首乞命。盜曰。汝好女子。謂我爲盜乎。

汝抑知翁媼爲盜耶

琴曰異哉翁媼善人救我于難者安得謂爲盜也女子曰吾知之審矣汝爲翁女耶抑否耶琴曰女也雖然義女也非親女也女子曰吾知其非親女也試問汝何以爲之義女阿琴且泣且言曰薄命女子隨父母泛洞庭湖遇匪人劫財物殺父母推我墮于水設非漁翁之救早葬魚蝦腹矣吾感其恩而爲之女姊殺我恩人吾方力謀報復之策吾又安忍以盜目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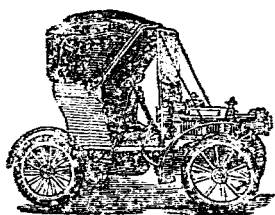
女子曰。非也。殺汝父母者。盜乎。曰。盜也。女子曰。盜漁翁也。阿琴曰。異哉。漁翁乎。漁翁殺吾父母。而復救吾。此何說也。女子曰。救汝者。非真救汝也。欲得汝。而鬻之也。阿琴曰。是則更不可思議矣。欲鬻我者。却之可耳。當時又何必推而墮于湖也。女子曰。盜之術。亦狡矣。却汝者。汝從之乎。抑抵死以拒乎。盜知必拒之也。故設計救汝。而以女蓄之。吾哀汝。墮其計中。故殺盜以救汝也。

阿琴曰。姊之心。吾知之矣。再生之德。夫何敢忘。然弱女飄零。

湖海欲歸無家後此生涯尙惟吾姊是賴女子曰此何待言者寒舍不遠耕漁爲業倘不棄者可從我歸乎阿琴曰敢不如命于是相攜返已舟鼓棹向煙波深處去時東方微白月落星稀颯颯曉風刺人肌骨是蓋次日之晨也



寄塵短篇小說 第二集



冒險  
小說

# 萬里哀鴻

一千九百十一年某月某日奧國京城維也納當車馬紛馳之際忽發見乞丐六人飲泣路隅警察執而訊之垂涕莫對或喃喃自語亦不辨其作何國言也

六人者二男子三女子一童子形貌穢鄙幾不類人巡警姑

拘○之○至○警○署○後○驗○知○爲○中○國○人○顧○何○以○至○此○亦○無○能○明○其○故○者○

明○日○報○紙○喧○傳○聞○者○稱○爲○奇○談○事○爲○柏○林○中○國○公○使○所○聞○知○關○國○體○遂○索○之○來○使○館○彼○六○人○者○見○中○國○人○而○遂○能○道○其○行○路○之○難○矣○

六○人○蓋○湖○北○天○門○縣○人○一○姓○劉○氏○一○姓○傅○氏○值○天○門○大○饑○無○所○得○食○肩○鍋○碗○率○妻○子○爲○覓○食○之○計○去○故○鄉○而○西○行○時○爲○清○宣○統○二○年○也○

既去天門。西行不返。初行乞于村落。繼入于荒山曠野。行不知若千里。去不知何所。之獵雀爲糧。掘泉而飲。與風雨戰。與虎豹戰。出死入生。乃漸漸至于人境。顧人物風景迥殊。故國知己入他邦矣。

至此雖與人近。然言語格而不通。被執者再被囚者再幾被殺者再轉徙流離而至于此。初不料其至此。而遇中國人也。六人自述如此。至于經過何地。彼不自知。以勢度之。則必過中央亞細亞。入俄羅斯。經匈牙利。而至于奧大利也。步行萬

里。其。事。其。壯。而。其。人。亦。甚。苦。矣。

居中國使館數日。乃使附輪回國云。

記者曰。此實事也。予昔曾有文記之。今以其事奇。復衍爲小說。以與世人共覽。吾之初志。本欲鋪張之。縷述其行路之苦。亦東方之魯賓孫也。惜余筆拙。且荒野况狀。非所身親。率爾爲之。必不免畫虎之誚。當世小說家。有能竟此事者乎。是所厚望焉。

小俠情  
羅霄女俠傳

一○日○荒○山○秋○晚○悲○風○蕭○瑟○古○驛○無○人○斜○陽○自○墮○兩○三○茅○店○雙○  
扉○畫○扇○門○外○老○樹○數○株○霜○降○葉○脫○僅○餘○枯○幹○撐○伸○空○際○店○主○  
人○抱○膝○坐○落○葉○間○若○終○日○無○所○事○事○者○然○其○生○計○之○蕭○條○蓋○  
與○秋○後○枯○樹○無○以○異○也○此○時○有○十○六○七○歲○之○女○子○踽○踽○行○古○  
道○上○雖○蓬○首○垢○容○似○久○困○風○塵○者○而○舉○止○落○落○大○方○不○類○鄉○  
女○見○茅○店○主○人○問○曰○翁○能○告○我○此○何○地○乎○主○人○聞○言○揉○其○倦○

眼○展○顏○笑○曰○此○往○湖○南○之○大○道○也○姑○娘○自○萍○鄉○來○乎○今○日○暮○  
矣○何○能○行○宿○於○此○矣○女○曰○然○吾○自○萍○鄉○來○也○雖○然○乃○不○幸○言○  
未○已○含○淚○不○能○再○語○主○人○驚○問○何○故○女○曰○吾○侍○父○母○還○湖○南○  
者○乃○中○途○遇○盜○父○母○被○害○行○李○蕩○然○吾○雖○幸○免○於○禍○而○子○然○  
一○身○將○何○之○哉○主○人○驚○愕○旋○曰○此○途○固○盜○窟○也○姑○娘○若○止○於○  
吾○店○者○焉○有○此○禍○旋○又○曰○此○亦○無○可○如○何○事○姑○娘○今○倦○矣○且○  
宿○吾○店○明○日○再○鳴○於○官○盜○不○難○就○獲○此○時○店○門○已○啓○主○婦○自○  
店○中○出○主○婦○年○四○十○許○衣○藍○布○衣○積○垢○如○漆○一○望○而○知○其○經○

年不浣矣。主婦聞女所述。亦爲長嘆。痛恨盜之殘酷。深悼女之孤苦。又慰女曰。姑娘今至此。可無慮。吾家卽汝家。且安居養息。緩圖歸計。女曰。敬謝媼。弱女遇難。苟蒙援救。感激無已。鄰店聞之。亦爭來問訊。女倦於一一酬答。隨主婦歸店中。時已暮。置一燈於堂。光僅如豆。四壁蕭條。所飾泥土剝落已盡。主婦檢落葉就爐煎湯。主人徐徐問女姓氏。女答以姓陳。醴陵人。小名阿青。父經商萍鄉久。故吾生於萍。故鄉實未嘗一至。主人曰。今乃還醴陵乎。女曰。然。雖然。父母遇害。吾何能歸。

苟主人憐余零丁孤苦。能助吾還鄉者。吾當能尋得吾伯父。然後厚謝主人。主人躊躇曰。此去醴陵尙千里。何能言至此。忽改言曰。姑娘今且安睡。明日當圖送汝還鄉之策。主婦煎湯已熱。以盆盛之進。阿青浣濯畢。飯亦熟。主人移燈就食於廚。飯粗礪。不能下咽。青強食半盂而已。旣畢。主婦復治一室。以宿青。倚壁一榻。四足已缺。其一以柴支之。上疊稻莖爲褥。破被一幅而已。青倦甚。睡亦甚適。明晨起。則主人主婦已先興。更見少年男子。主婦命少年見青。曰。此昨夜遇難來此之。

青姑娘也。姑娘富家女。今不幸至於此耳。又告青曰。此吾子名曰五兒。姑娘有須。可使喚也。青稱不敢。主婦又治晨餐。四人共食。青以五兒在座。託故不食。見五兒附主婦耳語。不知其何言。頃之食畢。主婦移椅坐於青側。絮絮話瑣事。乘間問姑娘居此亦甚適乎。青曰。唯唯。主婦曰。吾有一事。有請於姑娘。言至此。則又曰。雖然。吾終不敢言。青曰。何事。試言之。無妨也。主婦含笑曰。吾夫婦年過半百。膝下無女。姑娘倘不見棄。肯常居吾家。則不知幾生修得到矣。青曰。媼何言。媼何言。沈

思○久○之○曰○欲○吾○爲○媼○女○乎○媼○誠○有○救○我○之○恩○義○當○呼○母○但○期○再○能○助○我○返○故○鄉○耳○主○婦○變○色○曰○苟○爲○我○女○者○吾○家○雖○貧○衣○食○粗○足○吾○更○爲○汝○擇○佳○壻○了○汝○一○生○之○事○福○且○無○涯○何○必○奔○波○返○故○鄉○况○父○母○已○故○歸○亦○何○爲○青○聞○之○早○窺○其○意○蓋○侮○吾○飄○泊○無○依○非○欲○賣○已○者○卽○爲○其○子○謀○然○此○時○何○可○顯○拂○其○意○乃○佯○喜○曰○弱○女○飄○零○媼○乃○憐○之○欲○以○爲○女○吾○眞○不○知○幾○生○修○得○到○也○然○媼○獨○不○憚○供○衣○食○乎○主○婦○曰○是○何○言○也○言○已○狂○笑○一○若○喜○其○計○之○得○行○也○者○青○則○強○爲○歡○笑○而○腸○已○寸○寸○斷○矣○

此晚不能食。主婦強勸之。則辭以病。黃昏入室。閉門自禦。顧柴扉傾側。力推而不能合。扉已破爛。復無關鍵。雖閉實虛掩耳。夜半人靜。明月自屋角斜射。破扉上復穿扉而入。於室寒蜚唧唧。如代人訴其愁苦者。然蜚鳴斷續。中風撼破扉。瑟瑟有聲。青心却疑爲鬼。復疑五兒以破被蒙頭。堅臥齒相擊。有聲。實則破被亦安能禦敵。青方擁之以爲長城。而已有探手入者。且言曰。吾五兒也。青曰。五兒何爲。五兒曰。吾非害姑娘者。姑娘毋恐。青叱之曰。非害我者。何半夜入我室。不速往將。

呼○汝○父○母○矣○而○五○兒○已○雙○手○持○青○頭○附○青○耳○而○語○青○力○拒○之○  
不○得○五○兒○曰○姑○娘○幸○毋○聲○實○告○娘○娘○吾○與○姑○娘○同○遇○盜○者○也○  
店○主○人○非○吾○父○實○爲○盜○吾○既○被○其○劫○忍○辱○以○父○呼○之○徐○圖○自○  
脫○之○計○非○然○者○早○被○賣○於○他○處○矣○青○聞○此○言○如○醉○如○痴○不○知○  
所○答○久○之○審○五○兒○無○害○已○意○心○乃○略○定○忍○慄○言○曰○吾○生○死○操○  
君○手○矣○君○能○救○我○者○言○未○已○五○兒○曰○非○我○之○謀○姑○娘○已○入○句○  
爛○矣○主○人○殘○酷○無○人○理○名○設○旅○舍○實○以○販○人○爲○業○遭○其○害○者○  
歲○必○十○餘○人○吾○言○於○主○婦○欲○得○姑○娘○爲○妻○一○言○以○解○姑○娘○之○

厄○實○則○吾○何○嘗○有○此○心○今○夜○深○毋○多○言○明○晨○君○但○聽○吾○命○主  
婦○與○君○言○者○君○唯○唯○應○之○吾○自○能○出○君○于○盜○窟○言○已○急○去○復  
戒○毋○洩○青○思○五○言○殆○非○虛○不○然○吾○已○入○於○盜○手○妻○我○鬻○我○自  
可○任○其○所○爲○而○吾○力○不○能○與○抗○五○又○何○必○設○此○計○以○愚○我○哉  
總○之○吾○已○入○死○地○卽○不○信○五○言○亦○別○無○自○脫○之○策○姑○俟○明○日  
觀○其○舉○動○萬○一○五○言○非○虛○則○幸○矣○一○夜○不○能○成○寐○倚○枕○待○天  
明○卽○聞○五○兒○叱○僕○輩○治○鞍○馬○心○異○之○未○敢○言○及○出○見○主○人○主  
婦○皆○有○喜○色○青○不○知○作○何○言○主○婦○笑○曰○姑○娘○夜○來○安○否○何○興

之早也。青唯唯。主婦又曰：此行半月當可歸。青唯唯。此時僕啓五兒鞍馬已備。五扶青跨一騎。自跨一騎。從之。揮鞭東指。馬絕力前馳。主人主婦送出門外。喃喃而語。已爲蹄聲所亂。而不可聞。馬行山谷間。所見多荒烟衰草。亂鴉寒樹。五兒或前之。或後之。或左右之。總不離青騎十步。青嬌慵不耐。奔波。屢欲顛覆。極力自持。而喘息不定。汗如漿矣。思與五通一語。問將何之。而全神注於韁鞍。不敢稍稍。他顧。他顧則立墮也。漸至日暮。亦不知行幾何里。五兒下馬以待。曰：可以息也。扶

青下。青已困憊無人狀。遂相將入一茅店。擇一靜室。命青暫息。探囊出資。令主人治饌。青已沈沈睡去。五兒所事。悉不知曉。比醒。已夜深人靜。察知五兒別居一室。心惴惴不敢寐。復坐以待旦。微明。五兒已命店主人治早饌。聞青起。相將共食。食而後發。一如昨日。如是行數日。五兒忽謂青曰。將入萍鄉境矣。青始知送之返萍也。心乃大慰。知五意無他。益復感戴。自念五兒被盜掠而爲之子乎。今乃同出死境矣。雖然。初發之時。自非潛逃。何主人一任其去而不之疑。此則令人百思。

而不得其故。然觀五舉止端莊。神情閑逸。自不類主人所生。決非盜子。嚮者吾心爲恐懼所塞。無暇及他。今心定神清。乃知五之可敬。入盜手而佯爲之子。智也。脫弱女於盜窟。仁也。亦勇也。吾果得此人爲之夫。吾亦何恨。然觀五神氣懍懍。不可犯。吾欲以此意通於五。吾言何能出口。五之拒我於未言之先。亦若昔日我之拒五也者。使我昔日而知五之爲人。吾亦何忍視爲匪人。青之心事。若有千端萬緒。欲爲五告者。及見五。則一言不能出諸口。五兒神態之嚴冷。始終未嘗稍變。

一日暮投旅店。五謂青曰。此去十里爲萍鄉城。君生於萍。當有親故可投。實告君。吾盜也。出君於險。從此逝矣。跨馬徑去。絕塵而逝。青悵悵返萍鄉城。思無親故可投。惟舊時傭婦。尙居城中。問諸路人。造其廬焉。傭婦出迎。識爲青也。聞姑娘返湖南矣。何尙留此間。青含淚言曰。途遇盜耳。可憐父母死矣。傭婦大驚愕。青亦悲不自勝。放聲大哭。傭婦曰。姑娘母過悲。父母昔日非嘗欲置姑娘於死地耶。賴吾救之而免。城中人皆責汝。後父殘慘。不知生身之母殘慘。實無減於後父。今死

盜手非果報耶。姑娘何悲也。青聞傭婦言。悲爲少減。相將入室。傭婦掃除一室以舍青。雖貧家。几榻不完。而潔淨過於茅店。青久困風塵。得此亦頗自適。居久之。傭婦謂青曰。姑娘居此。終非久計。果欲還醴陵投汝伯父者。吾當助資斧。並送姑娘行也。青曰。善則善矣。長途跋涉。其奈盜何。吾亦知此非可以久居者。然吾曾身親患難。安能再以身冒險。傭婦曰。非也。此至湖南。有兩途焉。一陸程。一水程。陸程近而速。水程遠而緩。前陸行故遇劫。今改舟行。自無盜患。雖緩實安。何不可往。

哉。青曰：然則使父母早由水程行，必無今日矣。傭婦曰：此天意也。不然，盜何殺汝父母，而不及姑娘？且姑娘既入盜手，復遇盜救，由此益知汝父母之死，非盜能殺之。實其平日有當死之罪，特假手於盜以行天討耳。觀此姑娘，益可無慮。青然其言，遂與商還醴之策。三日治裝已畢，行李無多，悉載之以小舟。傭婦阿青外，舟子三人。既發，晝行夜泊，所見多荒灘野水，別是一種淒涼景況。一日亭午，泊舟城下。傭婦喜曰：至醴陵矣。青亦驚喜過望，出艙而視，遠見屋宇稠密，鱗次櫛比，鼓

樓一角炊煙萬家。城中之富庶。可以想見。私度見伯之期。不遠。然吾生於萍。初未嘗見吾伯父者。伯父亦未料吾之突至。相見作何語。正費思量。傭婦忽啓青曰。姑娘稍待。容吾登岸。喚輿來。言已而去。顧待之半日不返。心頗焦急。薄暮始見傭婦匆匆率肩輿二乘而至。且行且言曰。吾來遲。急殺姑娘矣。青不暇答。急出登輿。傭婦隨之二輿入城。行則醴陵市上。已萬燈齊上矣。頃之輿止。卽有婢僕數輩。迎於門。首蜂擁阿青入。厯庭除。以入曲院。青私問婢僕。伯父何在。答曰。他往。須半

月歸耳。有中年婦人周旋左右。所以慰藉青者。周至又嘖嘖稱其秀麗。青疑爲其伯母。姑以問之。侍婢婦人輒答曰。汝吾女也。青不解所謂。不敢強問。已而聞窗外絃歌競作。潛起窺之。則燈紅酒綠。裙履交錯。益不解此爲何地。意頗躊躇。亟呼已之傭婦無應者。侍婢曰。姑娘尙未知耶。吾家娘以二千金買姑娘來。此者青曰。異哉。此何地也。買我何爲。旋又曰。此妓院耶。婢曰。姑娘旣來。此無事驚惶。居此亦頗不惡。青則悲憤交集。欲抑不能。痛罵傭婦。放聲大號。窗外客紛紛驚起。尋消

問息而前見之。中年婦人則已怒目持挺而入矣。紛擾間人叢中一少年前執青手熟視青力掙而不得脫。少年曰君非阿青乎。何以至此。吾五兒也。青聞爲五兒轉悲爲喜立輟其哭。衆客喧囂稍定。中年婦人怒亦解。五兒曰此非可居也。曷從吾歸。叱侍婢備輿奉命惟謹。中年婦人則呆如木雞。瞠目不能作一語。一聽五之所爲。須臾輿至。五扶之登輿去。止於一精舍。五慰青曰。幸毋懼。今無事矣。青曰。吾投吾伯父者。不意乃爲傭婦賣。而至於此。五曰。汝伯父非在醴陵乎。安得至。

此青曰。此非醴陵乎。五曰。否。否。南也。吾知汝被匪人掠賣。幸遇我可無慮矣。吾送汝還醴陵耳。又曰。君居此可乎。苟有所須。可呼僕輩。吾居對宇一室。今夜須赴他友約。請暫辭。青遜謝不已。五去。青亦睡。明晨五來曰。吾已爲汝復仇矣。青驚問。何仇。曰。賣汝之傭婦也。吾已執而送之官矣。青曰。感君之德。命我何以報之。然君匿余於此。妓院獨不問耶。五曰。已還其厚價贖君身。尙何問。青感激之極。不禁隨口呼曰。自今以後。我之身屬於君矣。五曰。是何言也。居數日。仍當送君至醴陵。

見汝伯父。然後吾事乃了。君身安得屬於我。青欲與辯。報而中止。然自問。固以身許五。覺五之外。無可嫁者。而五淡漠置之。若忘情者。豈五別有所戀耶。抑憎吾陋歟。然吾心始終不易。非愛其俠義。亦所以報再生之恩耳。此念往來胸中。鬱鬱不得吐。久之。遂以成病。困臥不能起。五日臨視之。青曰。吾知之病者。惟君耳。五曰。吾不解醫也。君苟有患難。或遇強侮。吾當能爲君助。至於病。則非醫不治。青曰。吾病不起矣。昨夜夢在茅店。被主人逼與君爲婚。吾不允。主人以利刃叩吾背。痛

極而暈。遂以驚覺。嗚呼。使吾早知君之爲人。吾又何故而不允哉。使吾今日再至茅店。吾必唯唯。惟主人命是聽。自吾夢中受主人之擊。吾背遂痛。不能伸言。時以手撫其背。五復撫之。曰。主人擊之而痛。吾撫之當可愈矣。青曰。主人之擊我。乃爲汝也。我今從主人命。以贖前愆。若何。言已。赧然以面向壁而臥。五徘徊久之。呼青曰。我之志可實告君矣。青曰。所願聞也。傾耳以聽。五之言而五言若有難出諸口者。欲吐又吞者。屢始決然曰。君誤矣。吾女子也。青聞之。神情頓變。向之心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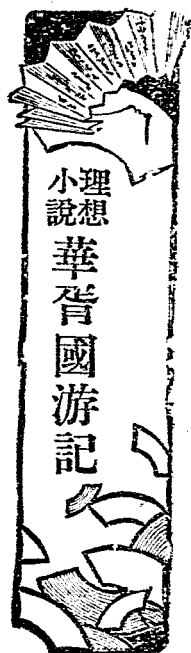
如炭者忽變而冷如冰默然不能作一語五曰君願聞我事乎當爲君道之青曰是所願也五曰吾亦醴陵人幼失母十六歲父爲繼母所殺余復被繼母逐遁至羅霄山尼菴學技擊以圖復仇數年技成服男子服混跡盜藪有時以劫奪爲事有時亦救人於難如待汝者已數數矣獨恨深仇未復吾心耿耿耳青曰尊翁何姓五曰姓許字達人又問君繼母何姓五曰徐也青不禁躍起曰君之繼母吾之生母也君獨不憶被逐時有妹小一字曰慧兒者乎卽我是也又曰然則

~~~~~  
吾母已死。姊仇已復矣。五曰：異哉！吾不意汝爲吾妹。雖然，汝初言陳姓，又何故？青含淚嘆曰：吾母穢德，吾又何忍言哉？姊被逐後，母復嫁於陳姓耳。吾亦不容於陳姓。後父阿母遂并憎之。其憎我，亦如昔日之憎姊焉。設非盜殺吾父母者，吾亦爲姊之續耳。至此已悲哽，不能復語。五慷慨嘆曰：吾仇已復，可以已矣。當送妹還故鄉，見吾伯父。然後入山去，不復聞人世事。明日二人遂首途還醴陵。旣至，見其伯父，各言所歷，畢五遂策馬去，不知所之。

寄塵短篇小說 第二集

四〇





例言

一華胥國三字。出於列子。是編本列子之說而加以點綴焉。

一全編託之一夢。乃中國小說家慣例。而理想小說又不得不如此也。

一編中教育家物理家皆言中國名人。而不及歐西者。華胥國之範圍不出中國也。時光緒三十四年著者識綠樹成陰。芳草一碧。午夏天氣。日長如年。著者方隱几臥。微聞窗外二三人作海外談。曰蓬萊。曰瀛洲。曰極樂國。曰大同世界。珠玉風生。天花亂墜。正得意時。忽一客從外來。笑曰。君等但知蓬萊瀛洲之樂。抑豈知蓬萊瀛洲外。別有華胥國乎。衆人大驚。問華胥國何在。客曰。在弇洲之西。台州之北。昔黃帝所嘗遊者也。黃帝後無懷子嘗遊其地。余曾從無懷子遊。

故知之最悉。今日多暇。請爲諸君作華胥國談可乎。
衆人曰。僕等探奇冒險。足跡徧五洲。顧獨未至華胥國。且未
聞其名。今先生肯爲僕等作華胥國談。僕等之福也。

客乃取雪茄烟。且吸且談。衆人傾耳聽。客曰。華胥國去此地
九萬萬里。車不能通。舟不能達。游其地者。其惟乘氣球乎。某
月某日。余同無懷子。駕氣球入雲霄。渺渺茫茫。一物不見。俯
視塵寰。一片雲霧而已。行半日。氣球漸低。無懷子曰。已至華
胥國矣。

余聞此言。驚喜交集。放眼一望。則見平疇沃衍。天朗氣清。樹木青葱。峯巒秀逸。瓊樓玉宇。高高低低。不啻一幅圖畫。

頃刻抵海濱。余與無懷子下氣球。駕氣車行。

余曰。氣球何不攜之行。無懷子曰。華胥國風俗醇美。氣球姑置於此。無竊取者也。

通衢十丈。坦坦平平。氣車一馳。瞬息千里。烟雲樹屋。過眼如飛。無懷子一一指以示余曰。此爲上議院。此爲下議院。此爲某某學校。某某報館。某某藏書樓。博物院。工藝廠。印書局。公

家花園。余腦爲之昏。惟點首應之而已。少頃至一旅館。停車入。但見珠玉燦爛。金碧輝煌。雖游人麇集。然萬籟無聲。一塵不染。幽靜如入空谷。客房井井如蜂窠。然余等至一房外。無懷子轉壁上銅紐。鈴聲丁丁。房門自啓。余困乏已極。不暇細顧。臥榻上。沈沈睡去。睡醒則已更闌夜靜。寂無人聲。壁上自鳴鐘。丁丁報十二下。有光從房頂來。非月非電。吾不知其爲何光也。其新發明之鎂質乎。

余正苦饑。忽見桌上滿列嘉餚。若備余之晚餐者。遂據箸飽。

啖之。但覺芬芳適口。亦不辨其何名。因自思曰。使無懷子在座。我將一一問之。豈非樂事。今渠外出。殊令人掃興耳。

食畢。散步於房內。見房中陳設精緻。四壁所懸。半係米元章倪雲林諸名人手蹟。間以風景畫片。古雅幽奇。洵足娛目。然計其值非數千金不得也。吾不解華胥國之旅館繁華。一至於此。一旅館且如此。則富貴之家當何如乎。

久之渴甚。欲啓門。不能啓。呼人。無應者。正躊躇間。門忽自啓。無懷子從外來。笑謂余曰。君一人處此。嫌寂寞否。余曰。否。惟

~~~~~  
苦渴耳。無懷子聞余言。取杯向壁間自來水管扭其機。頃刻間茶已盈杯。余飲之暢甚。乃自笑曰。有茶而不知自取。愚亦極矣。又問呼人何以不應。無懷子曰。此處無人供驅使。蓋以人役人。深違平等之理。故事事皆以機器代之。若用人已絕跡於華胥國矣。余曰。頃間桌上之晚餐。亦機器送來否。無懷子曰。然。我出時使機器送來。備君充饑耳。

余問無懷子何往。無懷子曰。飯後無事。擬至戲園一游。不料纔出旅館。卽遇兩故人。約我遊西湖。勞君久候矣。余曰。西湖

何地。此去乘車乎。抑乘船乎。無懷子曰。西湖爲華胥國名勝之一。風景絕佳。自此往游。水陸均可通。而余則非乘車。亦非乘船。余曰。然則駕氣球乎。無懷子曰。仍非也。乃駕飛船耳。余問飛船爲何物。何人所製。無懷子曰。飛船者。飛行空中之船也。每點鐘可行萬里。乃華胥國物理大家墨子所創。墨子研究物理。所製奇器頗多。飛船其一也。余方瑣瑣問西湖之風景。而無懷子倦甚。若欲睡者。余取時計閱之。已三點四十分矣。乃別無懷子而就寢。

翌日早起。櫛沐畢。見無懷子尙熟睡未醒。余獨坐無事。乃緩步至門外。則見道路寬十餘丈。潔淨無纖塵。電車氣車。風馳雲捲而來。而飛行空中。疾於飛鳥者。則飛船也。人力車固無。卽馬車亦絕跡。無懷子言華胥國。事事皆以機器代人力。今觀於此。則不但以機器代人力。并以機器代畜力矣。路旁密種樹木。排列成行。芳草拂地。綠陰蔽天。而景色開明。初無幽陰之氣。時正首夏。羣花盛開。或紅或白。不可名狀。樹下隔四五尺。置一籐椅。以供游人之休息。游人來往不絕。顧儀容整

齊舉止閑雅。一若以破敗秩序爲莫大之恥者。其自治力爲何如也。市肆列售品於室中。任人觀覽。亦無守者。但標價目於各物上。旁置一箱曰收錢處。購者惟照定價納錢取物而已。陳列品光怪離奇。目爲之眩。余略觀其標目。半爲天然算器。天然寫字器。禦寒電帶。避暑衫褲。預知一月後晴雨之風雨表。蛛絲織之綢。紙製之衣等物。余亦納金錢一枚。購一書。曰遊戲與人生之關係。大要言人生須操作時少。遊戲時多。每晝夜二十四時。八時爲睡眠。四時爲操作。四時爲飲食。櫛

沐。餘八時皆爲游戲云云。其書分爲十篇。

游戲原理。

游戲與道德之關係。

游戲與智慧之關係。

游戲與身體之關係。

游戲與羣治之關係。

游戲與進化之關係。

游戲之時。

游戲之地。

游戲之法。

游戲之具。

每篇分若干章。章分若干節。余坐樹陰下。細細閱之。閱未竟。忽聞鐘聲鏗鏗。自樹間出。鳴十一下。余知時已不早。乃忽忽返。

比至旅館。無懷子已起。相與早餐。余爲無懷子述所見。且問每日操作。僅四時。得毋太少。無懷子曰。華胥國之操作。大而

耕種紡織。小而灑掃烹飪。皆以機器爲之。人惟驅使機器而已。故每日操作四時。已千萬倍於人力。竟日之功矣。

食畢。往觀江南大學堂。時則雲收霧斂。天朗氣清。微風風人。令余心爽。余故命氣車緩行。藉以領略沿途之風景也。每見山麓水涯。輒有巨宅。依山爲屋。臨水成村。樓閣亭臺。結構精緻。余初疑爲富家之別墅。及詢無懷子。始知盡爲旅館。無懷子且云。此旅館爲政府所設。專供國人游息。館中器物畢備。價亦極低。富者貪其便。貧者貪其廉。故全國之人。幾盡住旅。

館而不樂自置私產焉。余初至華胥國。驚其旅館之奢華。出入意外。竊疑富貴之家。其奢華必百倍於此者。今聞無懷子言。則富貴宅第反旅館之不若矣。不特不若。并宅第亦不自置。惟藉旅館爲寄身之所。眞吾人所夢想不到者矣。

行未久。無懷子忽謂余曰。吾將訪一客。君其同往乎。抑至茶樓酌茗以俟乎。余問何客。無懷子曰。姓吳。字靜觀。卽昨夜邀余遊西湖者也。余思一人酌茗。有何趣味。且余之來華胥國。本欲采訪其人情風俗。何妨偕無懷子往。一觀華胥國人應

接之禮。乃應之曰。願偕往也。蓋一人枯坐。殊無聊耳。無懷子曰。君願偕往。妙極妙極。遂驅車由別路向靜觀家行。未幾至宅外下車。方欲叩門。忽有人自內出。脩軀美髯。一少年也。見無懷子。忙舉手與爲禮。余度必靜觀也。亦致敬曰。君卽靜觀先生乎。少年曰。然也。言傾。無懷子已代余向靜觀道姓名。靜觀曰。昨日同來者耶。無懷子曰。誠然。靜觀大喜。導余等入室。由花園而達客座。竹簾檀几。清淨之極。坐定。靜觀歎余等以茶點。旋又謂無懷子曰。昨夜西湖之游。可謂樂矣。君歸後。烏

有先生尙囑余曰。明日無懷子來。務約渠至我寓一敘。無懷子曰。明日當往訪也。靜觀又謂余曰。昨日遇無懷子。本欲約至敝處。稍留數日。旋聞足下同來。故不便強約。今何幸足下枉顧。祈卽在敝處勾留數日。何如。余方力辭。無懷子已代余應之。余無可言。乃諾。靜觀有頃。余問靜觀家有何人。靜觀曰。余僅有拙妻。今方在胎教院。不然早令渠出見矣。敝國風俗。凡女子有孕。卽入胎教院。院內有名醫。以節制其飲食。有山水以陶冶其情性。有名師演說以涵養其道德。蓋欲使孩童

生而有清和淑善之氣也。既生子女。則母子皆入育嬰院。有專門名家教之哺育。蓋育嬰之事。頗爲繁頤。非盡人所能知。使不有名家指示。則育之不得其道。將來德智體三者。必有所缺。余曰。使不入胎教院。並不入育嬰院。而自育於家可乎。靜觀曰。不可也。使自育於家。則育之不善。流弊滋多矣。余問在育嬰院之期限若干。靜觀曰。僅三年耳。三年後則母可返家。而子則入幼稚園。至六歲入學校。養之教之。皆政府之責。爲父母者。不得與聞焉。直至二十歲始出學校。爲公民。無

論男女。皆照此律。蓋自有胎以至二十歲。無日不爲受教育之日也。余問父母之育其子女於育嬰院。教其子女於學校者。亦須納教育費乎。靜觀曰。不須也。吾國人納租稅於政府。政府卽以辦此等事業。以教育全國孩童。是吾人出租稅。卽納費也。又何必另納費乎。

言頃已至晚餐時。相與食畢。靜觀讓余等至其書房。精舍三間。布置幽雅。卽住焉。

次日無懷子往訪烏有先生。余則與靜觀談華胥之人情風

俗。久之漸洽。余因問曰。樂往旅館而不願自置私產者。汝國人之常情也。君何獨反是。靜觀曰。吾昔時亦往旅館。後因研究植物。親自栽花種木。旅館不便。故借居於此。宅雖狹陋。尙有小園。可供我栽植也。余曰。君研究植物學。獨有心得。其肯爲余一言其精義。以廣見聞乎。靜觀曰。余亦無所心得。不過性好此學耳。顧研究植物之性情。可以人力使之爲無窮之變化。移花接木之功。頗有所能。平日亦以此爲事。小園中植有奇花數本。當請君一賞鑑之。乃導余繞客座。至其花園。則

見萬綠千青。一望無際。靜觀指一樹示余曰。此足以當奇花之名否。余視之。乃一楊柳。着花如桃。懸於柳絲上。作淡紅色。隨風飄搖。有嬈嬈態。靜觀曰。君能知其名否。余曰。其桃與柳相合而成者乎。又有脩竹數竿。挺入雲霄。而細纔如線。海棠一株。花作深墨色。皆奇觀也。餘如並放之蓮。如輪之菊。不可勝數。余初不知靜觀有何等化工。乃能顛倒物性若此。靜觀又曰。凡若此者。足以當奇花之名乎。余曰。君真能奪造化工矣。靜觀曰。余所植者。不過區區數種耳。若至第一公花園。則

異卉奇葩。更不知幾許矣。余聞之。急欲一觀。因問靜觀曰。今日無事。同往公花園一游可乎。靜觀曰可。

駕車往游。一路顧景。不暇細觀。至則竹籬一片。環立如城。望去不知其幾千里也。余疑華胥國事事爭言奢華。一旅館也。亦居然畫閣雕欄。丹門朱戶。而號爲第一公花園者。反爲竹籬茅舍。樸實有田家風。則又令人不可解矣。及入。則光怪離奇。令人目眩。視余向所謂畫閣雕欄。丹門朱戶者。華麗百倍。蓋外樸而內華者。余於是笑余昔之少見多怪也。

余方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而靜觀忽謂余曰。先至鏡湖一游可乎。余固不知鏡湖爲何地也。姑應之曰善。靜觀乃導余由左旁一徑入。一路樹陰滿地。花氣撲人。怪石磷峇。芳草如簞。珍禽時鳴。其聲啾啾。而所謂奇花異卉如墨海棠。線竹者。乃數見不鮮。余見慣亦不以爲奇矣。游人來往甚多。或在草地擊毬。或馳氣車爲戲。然未聞喧囂之聲。亦未見有人折一花一草者。自治之嚴。令人起敬。至鏡湖岸。則浪靜波平。一望無際。湖之闊。不知其幾十里。湖中輕舟無數。忽沈忽浮。如

鷗鷺然。蓋浮水以爲遊戲者。而游客則駕小輪船以達彼岸焉。余等趁輪船。往。行二十分鐘。而達凌虛亭。亭在湖之中央。若牆若瓦。皆以玻璃爲之。四面空明。水天一色。余一登臨。已飄飄不知身在何處矣。

又行四十分。而達彼岸。則草地一片。極目平蕪。一鐵塔峙於湖上。高不可仰。其中空可以升降。用升降機上之。凡行十分鐘。歷四十九層。而達絕頂。俯首下視。雲霧迷漫。亂山點點。如螺如髻。而樓閣亭台。已模糊不能復辨矣。

乃降至第十層以覽鏡湖之全景。則萬頃涵空。一平如鏡。而玲瓏皎潔。靜立水中央者。則凌虛亭也。余心中若有所感。顧謂靜觀曰。昔也登凌虛亭以望鐵塔。若有若無。不過天際一髮耳。余初不知其爲鐵塔也。今也登鐵塔以望凌虛亭。若明若滅。與水光雲影相映。使余未先至鏡湖。余亦不知爲凌虛亭也。昔也登凌虛亭。不知鐵塔之樂。今也登鐵塔。反思登凌虛亭以望鐵塔之樂。天下事每至物易境遷。始知其樂之不易得。豈獨凌虛亭已哉。

下塔西行里許。有樓曰環翠。登樓望鏡湖。不若鐵塔之空曠。然遊人畫舫。倒影入簾。天然圖畫也。鐵塔覽全湖之景。環翠挹一方之秀。同望湖也。而眼界各別焉。

樓北有亭臺數十家。皆旅館茶肆也。入旅館稍休片刻。已夕照西沈。新月東上矣。卽擇一房住焉。

翌日往浴溫泉。溫泉在獨秀峯下。由余等所住之旅館向西行約五六里而達。深山無人。古樹自碧。幽巖瘦石。泉聲潺潺。其風景與凌虛亭環翠樓又別矣。蓋凌虛亭環翠樓全出於

人造。而獨秀峯則天然之名勝也。就溫泉而浴之。胸襟頓爲之爽。不覺塵慮俱忘。

從此晝則登山涉水。選勝探奇。夜則宿於旅館。忽忽已六七日。所游之處。不下數百。而足跡則未嘗出公園半步也。

至第八日。余問靜觀曰。幾時可以游畢。靜觀曰。如欲徧游。非一年之力不能也。故吾擇最勝者先游之。餘則至茶肆購相片若干頁。歸以作臥游可也。余初至雖驚是園規模之大。然不料其須一年之力始能游畢也。今聞靜觀言。真令人不可

思議矣。游興轉爲之阻。忽又記取無懷子未知在何處。在烏有先生家耶。在靜觀家耶。無懷子思已不知何若矣。乃謂靜觀曰。吾急欲回家一晤無懷子。是園卽罷游可也。惟相片則不可不購耳。靜觀曰。無懷子處。由電話一通消息可矣。我等出園。尙須游覽數日。始得返舍也。言已。卽趨道旁電話箱。與無懷子問答數語。轉以告余曰。無懷子尙在烏有先生家。須一月後始來吾舍。吾等何急急回舍爲。余曰。然則將何往乎。靜觀曰。惟君所欲耳。余曰。余前欲往觀江南大學堂而未果。

明日往觀可否。靜觀曰可。

次日先至茶肆購相片萬餘頁。歸而寶藏之。惜今日未攜來與諸君一賞鑑也。

聽者促客歸取相片。著者竊竊喜。以爲客既取來。我亦可偷閱也。而客則辭以明日氣爲之阻。

客續談曰。既購相片。乃出公花園而往江南大學堂。由管理某君導觀。校舍宏大。有樓八層。課堂三百二十所。每所三百人。皆在第七第八層樓上。時方上課。教員講書之聲達戶外。

學生則默坐靜聽而已。七層以下，則爲臥室。爲自修室。爲飯廳。爲櫛沐室。爲化學房。物理試驗所。藏書處。閱報處。教員室。書記室。會計室。應接室。井然不紊。其最出人意外者，則體操場。與遊戲場是也。體操場約千畝。遊戲場更過之。有樓有臺。有草地。有湖。湖之大。可以賽輪船。樓之最高者曰齊雲。余登其頂。心胸一曠。又恍惚至公園鐵塔矣。

下樓。復至應接室稍坐。余向某君索其校之章程一本。洋洋十萬餘言。一時不能卒讀。薄暮始出投宿於旅館。次日往觀。

幼稚園。途過華興製糖廠。乃入觀焉。晤其廠主人。殷勤備至。爲余言製糖之法頗詳。云凡果實無不可以製糖者。不過有精粗之別耳。惜余不解製造學。不能領其精奧。廠甚大。資本五百萬萬云。夫糖不過食物中之一種耳。而製糖廠之大已若此。則華胥國工業之發達可以知矣。

由製糖廠至幼稚園。約二十餘里。乘空中電車而達。空中電車者。其車之軌道駕於空中者也。尋常房屋高六七層。而空中電車則飛行屋頂。俯首下視。游人如蟻。未幾已至幼稚園。

下車而入。亦由管理人導觀。幼穉生數千人。皆在四五歲上下。排坐樹陰草地上。爲種種之遊戲。而保母在旁教導指示之。旋又各各攜手起步於花間。且行且歌。頗能合節。歌曰。

雲淡風輕。微雨初晴。天時恰近清明。

旣灑吾髮。旣振吾襟。閒行以寫幽情。

綠陰爲蓋。芳草爲茵。此間空氣清新。

歌聲履聲。一程半程。與子閒行閒行。

歌畢。保母又鼓琴以和之。其聲融融。聞園令人肅然起敬。油

然意遠。余於是知華胥國之所以治者。教育之力爲多也。距幼稚園里許有河。風景最佳。河上有藏書樓。門臨水次。駕鐵橋通焉。橋長四十丈。過橋而達彼岸。穿綠柳而至樓。樓外空地半畝。皆用純白大理石鋪之。淨無塵埃。光可鑒髮。置銅像二。靜觀指謂余曰。左爲孔子。右爲孟子。孔子者華胥國教育大家。孟子者華胥國憲法巨子也。余爲瞻仰者久之。旣入則重門洞啓。無司閤者。閱書者滿室。而寂靜無譁。書置兩旁架上。而一一標其目焉。另有書目。共千餘冊。冊厚寸許。

卽僅閱其目。亦非易事。又一室。專置報紙。有日報。早報。晚報。月報。旬報。星期報之別。又有普通專門之分。約計之無慮數千萬種。吾不解華胥國人腦力若何之強。而能閱如許書報而不倦也。

歸途坐輪船達靜觀宅。船之大可容三萬人。而道路街市花園博物院等畢備焉。乘船者多駕自由車來往於船中焉。余乘之初不知身在船也。途過議院及花園學校博物院。不知凡幾。皆不暇入。惟於船窗中一覽其宮室之壯麗而已。片刻

已暮。余一枕高眠。任輪船載夢而駛。比至。余尙未醒。靜觀促余起。曰。已抵吾家。君曷起。余驚起。向窗外一望。則已雲開霧散。紅日三竿矣。遂匆匆偕靜觀下船去。

至家則無懷子尙未至。余與靜觀櫛沐早餐畢。卽至花園擊毬以爲游戲。余初不善擊。旣而漸能。且極好之。從此每當日麗風清之候。輒與靜觀各持一球。以角勝負。久之覺精神爲之振作。身體爲之強壯。吾於是益信游戲與人生之關係。一書所言之不謬也。

除擊球外。或與靜觀出外游玩。或與談華胥國之人情風俗。頗不寂漠。無懷子來與不來。余亦置之度外矣。

一日余方與早餐。忽聞鈴聲丁丁。靜觀急起就電話箱而聽焉。聽畢謂余曰。今當暫與君別。因拙妻約吾往胎教院一游也。言已辭余而去。

余一人餐畢。獨坐無聊。乃取昔日公園購來之相片。反覆玩之。以消永晝。顧至晚間。靜觀仍不來。余雖不虞飢渴。然寂寞難堪。再取相片玩之。覺索然乏味。因自思曰。我至華胥國閱

二月矣。政治風俗亦略知大概。曷不將我所知者編成一書。名曰華胥國政俗瑣記。以公園購來之相片。插入卷首。攜之回國。若我國人閱之而知所取法。則亦不難爲華胥國之第二也。於是走筆疾書曰。

華胥國無兵。亦無警察。蓋世界大同而外患息。教育溥及而內亂絕也。

無郵政。悉用電報電話以通消息。

全國無疾病及殘疾者。亦無夭折者。其所以能如此者。衛

生之功也。

衛生之道。講之極精。而尤好潔。每日沐浴二次。衣則每日二換。潔淨無纖塵。房屋固清潔。卽街道亦然。或全以花剛石鋪之。其平如鏡。車行於上。寂靜無聲。

民雖貧富不均。然無極貧者。乞兒固無。卽破衣敝履者亦未嘗見。蓋人人能自營自立也。

不知欺詐爲何事。遺物於途無拾取者。夜不閉門無失物者。

男女平權。結婚自由。無一夫多婦。一婦多夫之陋習。無夭折者。故無婦死再娶。夫死再醮之事。

氣候溫和。無大寒酷暑。疾風暴雨。蓋用人力以轉移天時也。

物產極富。又經生物學者。以人力使之爲無窮之變化。於是珍禽奇獸。瑤草瓊花。在在皆是。嘗有人折竹一枝。倒植於地後。其竹竟活。明年生筍。葉皆向下。於是遂有倒竹之一種焉。此其一也。其他類此。難以徧舉。

畜牧之業最盛。如牛羊雞鴨魚蜂等。莫不有之。其殺之也。皆用電氣。蓋欲其死而不欲其痛苦也。至不得已而加之痛苦。亦不能免。然終不忍無故殘待之。於此可見其國人慈善之心矣。

富者恒熱心公益。捐萬金十萬金以創博物院。公花園者。不可勝數。

博物院到處皆有。博集天然人工各物。分類陳列。以供衆覽。天然物分動物植物礦物三門。搜羅之富。卽以動物中

蜘蛛一類言之。已多至數十種。人工物則門類繁多。難以備載。其最奇者。則人造之翡翠。瑪瑙。珍珠。琥珀等物是也。又古蹟極多。如周犀鼎。漢鏡。埃及殘碑。埃及蘆紙。埃及玻璃瓶。希臘神像。巴比倫泥板。皆希世之珍也。把玩之如置身於數千年前云。

古時蠶桑之業最盛。後乃以柞飼蠶。又後不飼蠶而飼蜘蛛。以蜘蛛絲織綢緞。較之蠶絲所成者則更爲經滑。故蛛絲盛行。而蠶幾絕種焉。

每來復日。則全國休息一日爲行樂計。行樂之地。則音樂會。戲園。以及公園等地是也。

公園隨地有之。半爲政府所建設。半爲富者所捐辦。音樂會係人民所結。專討論各種音樂。以娛情而適性。在會者奏樂。不在會者入聽而已。

戲園隨地有之。所演皆古人事蹟。實事實人。毫不粉飾。而一言一笑。形容盡致。觀之如親見古人。不演悲戲。蓋演戲本爲行樂之事。而悲戲反足以觸起觀者之感慨。此其所

以不演也。

國人留心美術。詩社畫社之設。幾於無地無之。而詩尤見重。因詩之爲物。感人甚深。與社會有莫大之關係。故名家之詩甫脫稿。報館卽出百金購之去。頃刻已傳誦於全國矣。次爲小說。價亦昂。不過較詩稍遜耳。

雕刻刺繡之物甚工。余嘗在勸工場。見瑪瑙數粒。大纔如粟。而細鏤花卉草蟲於其上。用一千倍顯微鏡視之。痕纔如髮耳。又織山水一幅。不過尺許。而山深林密。瀑布潺潺。

宿雨初晴。嵐翠欲滴。覽之如身入其境。有竟日之力不能盡游之勢。又誰知僅僅區區尺幅乎。

國中名勝以西湖爲第一。西湖之外則爲五岳。餘若虎邱。金山。焦山。黃山。廬山。羅浮。以及桂林山水。皆山明水秀。風景宜人。每到夏季。則國人多避暑於此焉。

余書未畢。忽聞無懷子呼余聲。投筆而起。則無懷子已推門入。蓋從烏有先生家來也。余不覺喜出意外。相與握手敘契闊。無懷子見余草是編。乃取閱之。而稱善焉。有頃。靜觀亦來。

夜談至三時始睡。

次日靜觀約余與無懷子乘氣球作海上游。三人上入天空。下視蒼海。四顧茫茫。飄飄欲仙。忽然大風驟起。弄氣球如玩物。顛之倒之一任其意。而余則膽落魂飛。不復知身之爲吾有矣。忽而如在空山。忽而如在大海。忽而聞絲竹之聲。忽而聞虎豹之嘯。忽而見烟雨模糊。忽而見天清日麗。嗚呼。吾其生耶死耶。吾不得而知也。

著者聽至此。乃竊爲客憂。而客忽呼痛曰。嗟。吾幾忘雪茄烟。

之燒手矣。衆人大譁。著者驚醒。樹影迷離。日方卓午。小窗外  
寂無人也。



寄塵短篇小說 第二集



# 廣益書局小說書目

---

香豔集(第一二集)

每集六角

春航集(三版)

一元四角

黛痕劍影錄胡寄塵著

四角

弱女飄零記胡寄塵著

二角

蕙娘小傳春夢生胡寄塵著

二角

捧腹談

一角半

滑稽叢書

四角

清季野史(一二三編)

一元

虞初近志胡寄塵著

五角

#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新出版

## 蕙娘小傳

袖珍本彩色玻璃

版(蕙娘小影)全書

一冊定價洋二角

此書爲春夢生所撰叙一女士自述其生平淒頑哀感曲折纏綿文筆亦極優美後附寄塵作冰天鴻影一卷用筆措詞亦不在弱女飄零記下也

林琴南先生遺稿

古今小說

洋裝一冊定價洋四角

新說短篇二十種

洋裝一冊定價洋四角

揚州夢

秦淮畫舫錄

宮詞

全書四冊定價洋四角  
一冊定價洋一角五分

談腹

一冊定價洋一角五分

中華民國四年一月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二月發行

寄塵短篇小說第二集

定價大洋二角



著作者 安 吳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

印刷所 上海國光書局

發行所 上海漢口開封  
北京廣州長沙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

新出名人書牘

新出名人書牘目錄

|           |           |
|-----------|-----------|
| 樊樊山先生書牘   | 二冊定價洋二角   |
| 王湘綺先生書牘   | 四冊定價洋四角   |
| 薛福成書牘     | 二冊定價洋二角五分 |
| 曾惠敏書牘     | 二冊定價洋二角   |
| 呂東萊書牘     | 二冊定價洋三角   |
| 汪南溟尺牘     | 二冊定價洋二角   |
| 六大家評點東坡尺牘 | 二冊定價洋二角   |
| 袁大總統書牘彙編  |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
| 黎副總統書牘彙編  |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